

鲜橙

著

上

想从太子妃升职为太后，中间隔着太子夫
君那颗深不可测的心。

太子妃 升职记

全新修订版

作

家出版社

鲜橙

著

上

太子妃 升职记

全新修订版



作家出版社

目
录



第一章

— 001 —

这悲催的人生

第二章

— 019 —

太液池畔的月色

第三章

— 045 —

带着太子回娘家

第四章

— 091 —

能屈能伸方为丈夫

目
录



第五章

— 123 —

行宫里的危机

第六章

— 149 —

茅厕君的许诺

第七章

— 191 —

飞来的升职

第八章

— 223 —

皇后真有喜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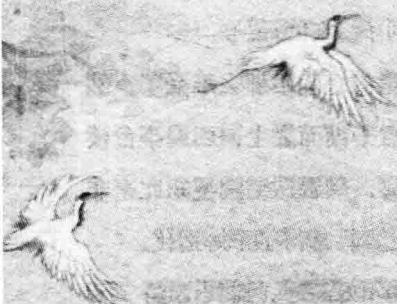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

— 267 —

齐晟的誓言

这悲催的人生

第一章





殿内燃着安眠香，我躺在床上，默默地看着那描龙绣凤的帐子顶，表情很淡定，内心却很狂躁……

曾经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：

老婆和情人同时掉水里，你救哪个？

我当时很是纠结。

他见如此便又问道：“那这样说吧，自己老婆和别人老婆同时掉水里，你先救哪个？”

这问题好回答，我立刻叫道：“傻瓜才救别人老婆呢，当然是先救自己老婆！”

我想，也许是为了惩罚我最初的犹豫，上天才把这个傻瓜给了我，人说很是英明神武、酷肖成祖的皇太子齐晟。

唉，真真是一言难尽啊……还是从头说吧。

那一日，司命星君偷偷将我带出去，提着我上了云头，两人好一阵腾云驾雾，我正晕得七荤八素间，司命星君在一座水亭之上停下了云头，说道：“且等着吧，你的肉身一会儿就到了。”

我趴在云头边上好是呕了一会儿，这才觉得心里不那么难受了，然后就扒着边往下看，只见下方一座精巧水亭置于湖面之上，四周亭台楼阁雕梁画栋，甚是华贵，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，只看这宅院便知此家非富即贵，生在此间必然少不了钱财美人，倒也真算是得了个好造化。

那司命星君似窥破我的心思，面上竟有些不好意思，对我说道：“若不是看在你曾对我有恩，我绝不能违你命格带你到此……”

我忙摆手，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多谢星君了。”



他已是唠叨了一路了，无非就是我前世对他有恩，他不忍看我英年早逝，于是便私自从地府提了我出来，想再给我几十年富贵……这话一连听了几遍，我都能背了。

司命星君又道：“你要记得重生之后，万不可寻死，否则就要坠入那无底之渊，受尽折磨，连我也救你不得……”

“不会不会，放心，好容易再活一次，要我死我都不死！”我此刻哪有心思听他说这些，只扒着云头往下看，见那水桥上缓缓走来两个美貌小妞，不由得叫道，“哎！快看，这两个妞长得可真不错。”

司命星君也跟着探过头来，看了看那已经停在水桥上说话的小妞，突然问我道：“这两个你喜欢哪个？”

“红衣服的那个吧。”我回答，这小妞丰乳肥臀小蛮腰，不可不谓之极品了，反观旁边那个穿白衣的就太过清瘦了些，减肥减过了的那种，我不喜欢。

司命星君听我如此回答大松了口气，“那就好。”

我一时不解，指着那红衣小妞问道：“这小妞是谁？”

“当朝太子妃张氏，父亲乃是兵部尚书，祖父为护国大将军。”

“嚯！好强硬的娘家！”我惊叹。

“那是，不然怎会成为太子妃！”

“旁边那个呢？”

“那是赵王妃江氏。”

“长得倒也不错，就是这小脸苦点。”

司命星君弯着腰往下看甚不方便，干脆也趴在了云头边上，叹道：“唉，这你不知道其中的曲折……”

他正给我讲得起劲，突然湖边又行来一群人，当首一个锦衣华服的



小白脸扶着一个中年美妇，被众人簇拥着往这边游来。

我忙又问：“那小白脸是谁？”

“哦，那是当朝太子齐晟。”星君答道。

当朝太子？那就是红衣小妞的老公了？

只见那太子齐晟无意间瞥到桥上这一对小妞，脸上表情似怔了一下，眼神接连变了几变。我这里正纳闷儿这小子到底怀了个什么心思，突听得扑通扑通两声水声，再回头，水桥上的两个妞竟然都落入了水里，紧接着一个身影从湖边冲了过来，也毫不停顿地跃入了水中。

我心中一动，联想到刚才星君问我的关于“自己老婆和别人老婆”的问题，心中顿时狂喜，忙扯着他的袖子问道：“我这一世可是要做回太子？”

司命星君脸上表情有些怪异，好像是扭捏了一番才低声答道：“呃……差不多吧。”

“哎？什么叫差不多？”

“你先看着吧。”

我忙又转回身扒着云头往下看，还未看清下面人影，突听得身后司命星君一声喝道：“是时辰了，去吧！”

一股大力猛地从我背后袭来，我这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人已是滚落了云头，眼前一黑，顿时没了意识……

再睁眼，已是三天以后。

我总算明白了司命那厮的“差不多”是什么意思。我这一世倒也占了“太子”两字，只不过人是太子，我是妃，太子妃，与那“太子”只是一字之差而已。



果真一个“差不多”！

殿内燃着安眠香，我躺在床上，默默地看着那描龙绣凤的帐子顶，表情很淡定，内心很狂躁……

我现在身材很有料，腰也够细，这都是我向往已久的……可是，等这胸长在了自己身上，摸起来却那么的不是滋味……

司命星君啊，你这哪里是来报恩，你是来报仇的吧？

有宫女从殿外轻手轻脚地进来，在床边跪下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皇后要赐死江氏那贱人，太子殿下和赵王殿下正跪在兴圣宫外求情。”

这声音听着暗含怨毒，我忍不住转头去看了她一眼，心道这么漂亮的妞，怎么能用这样的声音说话呢？可真是有些可惜了。

那宫女见我转头看她，可能以为我有什么吩咐，于是忙又凑近了些，几乎趴在了床边，连里面胸衣都露出些来，嫩绿色的，不错，很衬胸口的肤色。

宫女低声问道：“娘娘有何吩咐？”

只这一句话就把我那已经有些游走的心神一把拽了回来，叫我顿时心如刀绞一般，唉，美人再美，与我又有何干？

那宫女久不见我说话，迟疑了一下，这才又低声劝道：“娘娘，您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，太子殿下先救那贱人又能怎样？谋害皇嗣的罪名已落实到那贱人头上，皇后娘娘定然不会饶她，太子能在水中救那贱人一命，此刻不也只能跪在兴圣宫外吗？既然那贱人难逃一死，娘娘，您就更要表现得大度，您得做给太子看，做给皇后娘娘看，做给这宫里所有的人看。现在万不是和太子赌气的时候，否则将前功尽弃啊！”

我看见这美人嫣红的唇一张一合，露出里面编贝一般的牙齿，呃，真是诱人。



其实她所说的这些事，司命那厮都跟我扒过，无非是两女争一男，两男爱一女，正正经经的四角关系，刚好凑成一桌麻将。太子和赵王都爱那江氏，张氏和江氏却同时对太子有情，然后张氏娘家硬气点，张氏自己又要了点小手段，于是，张氏便和太子配成了对，那江氏无奈之下只得嫁了赵王。

唉！同为男人，不得不佩服赵王兄弟的心胸，明知道江氏不喜欢自己还要娶，可怜可叹！

还有那太子殿下的情操，自个儿老婆和别人老婆同时掉水里，竟然能先救别人老婆，此等舍己为人的精神，着实可敬！更别说自己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崽，唉，可悲可恨啊！

宫女美眉见我仍无反应，眼中更添急色，只低声叫着：“娘娘！”

唉！又是娘娘，我此时心中真是纠结，这个娘娘到底是做与不做呢？做，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一群美人在身边而动不得。

不做，连看着这一群美人的机会都没了。

可是就算要做，又该如何做呢？谁人不知这太子妃乃是天下最不好做的行当——

第一，升职前景不好，这太子妃、皇后、太后一步步升上去，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啊！你见过有几个太子妃能一直熬到太后的？

第二，劳动没有保障，且不说三险一金没有，还随时可能辞退你，而且还不允许你再就业！

第三，工作性质危险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，若是太子称不了帝吧，你得跟着一起倒霉，太子称了帝吧，你还得小心自己一个人倒霉。

第四，还要兼职性工作者，虽然劳动强度不会很大，但是，这服务对象……唉！



综上所述，太子妃这个工作真不是个什么好工作，没前途，压力大，竞争还很残酷……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工作环境好，随处都可以看到养眼的美眉。

做与不做，我真的很纠结。

宫女美眉又在急切地叫：“娘娘！”

我终于做了一个决定，于是无奈地说道：“行了，扶我起来吧，咱们去兴圣宫。”

那宫女杏核眼一下子睁得老大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

我很想告诉她，小姑娘，你太年轻，还不懂，不管做什么职业，讨好老板都是必修的课程，如果你把老板心爱的小蜜都搞掉了，那么你离下岗也不远了。

我一路上都在想：该如何去讨好一个男人？

这要放以前其实很简单，只需用力拍拍这男人的肩膀，然后说：走！兄弟！咱一起泡妞去！

问题是现在的我显然不能再这样说，那就换一种说法？

走！兄弟！我带你去泡妞？

不行！Pass！

走！兄弟！我陪你去泡妞？

也不行！Pass！

走！兄弟！你自己去泡妞吧！

更不行！Pass！

来！兄弟！干脆你来泡我吧！

直接拍飞！



唉！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要去讨好一个男人竟然这样难。

轿子一路颤悠悠地行着，我一路苦恼着。

东南西北转了半天之后，轿子终于停在了一座宫殿之外，刚才那宫女给我掀起轿帘来，伸过那纤纤素手过来扶我，嘴里还温柔地嘱咐着：

“娘娘，小心。”

这手真是漂亮，不过，美眉，你的指甲是不是有点太长了？做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伤人吧？当然这也不一定不好，也许就有人好这一口，你不把他后背挠出菊花来他都不觉过瘾！

停！又想远了！

我转过头，温柔地对宫女美眉说道：“回头，把指甲剪了吧，太长，不好！”

宫女美眉明显地愣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，只是低下头去轻轻地点了点，应道：“奴婢知道了。”

被宫女美眉从轿子里扶出来，我抬头，果然见前面宫门外直挺挺地跪着两男人，看背影，左边的衣服上有着些明黄，看来这就是那个太子小白脸了。

我闭上眼，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女人走路的样子，使劲地夹紧屁股，卖力地扭着腰，迈着小碎步走了过去。等来到那太子身旁站住，本想也跟着跪下，可只看了一眼却又停下了。

谁这么没眼力见儿啊，竟然不知道拿俩软垫来给垫着。

我这里正犹豫着能不能让宫女美眉去给我拿个软垫来，那太子却突然扭头看了我一眼。噀！这小眼神冷的，都快能往外射冰刀子了，他张了张嘴，轻轻地吐出一个字来。

“滚！”



哈！太子果然是太子，说什么都是这么言简意赅！

我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衣服，又想了想自己这个还虚弱着的肉身，觉得“滚”这个动作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些，于是用商量的语气问太子道：

“咱能不能换个方式？我怕我滚不远。”

太子又张了张嘴，这回连一个字也没吐出来。

我想他大概是同意了我的意见，然后自觉地往旁边走了两步，挑了块干净点的地砖，这才跪了下来。

我这一跪下可要不得了，旁边那宫女美眉差点没急哭了，扑通一声也在我身边跪了下来，耍着花腔哭道：“娘娘啊！您不能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，地上太寒了！您这身体哪里受得住啊！”

“起来。”我说。

宫女美眉许是一时没听清，只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梨花带雨，看得我心都软了。

“你起来！”我又说了一遍。

宫女美眉这才怔怔地起来，怯怯道：“娘娘……”

哎，这丫头怎么就不明白呢，要想讨好老板，你就得和他同甘共苦着，当然，一般他甘的时候是不记得你甘不甘的，但是，他苦的时候一定会计较你苦不苦！

我用手替她拍着裙子上的尘土。这美眉裙子下面的小腿倒是又直又细，摸起来手感真不错……

又想远了。

宫女美眉可能是被我拍傻了，于是也不哭了，也不跪了，只在我身边直愣愣地站着。

就在又一次偷偷地倒换身体的重心时，那兴圣宫的大门终于打开



了，几个内侍把依旧是一身白衣的江氏从里面架了出来。太子与赵王两个几乎同时从地上蹿了起来，几步冲了上去，齐齐赶到了江氏面前。

“映月！”赵王疾呼一声，上去把内侍搯开，一把就将江氏给抱了起来。

太子殿下动作滞了一下，伸出的手在空中成了一个定格，然后才又缓缓地收了回来，在身侧捏成了拳。

我的腿跪得有点麻了，自己一时还起不来，全靠宫女美眉用力搀住了，才把我从地上托起来。就这样我的脚下还踉跄了一下，胳膊肘一下子杵到了宫女美眉的胸部，惊得我差点没从地上蹦起来，连忙偷眼去看宫女美眉，见她面无异色这才大松了口气，同时又有点后悔，早知道这样就多待一会儿好了。

赵王抱着昏迷着的江氏大步地走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一声，唉，这孩子做事太不讲究了，没前途！

太子依旧握着小拳头在一边站着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那眼神仍黏在江氏的身上，都快拉出丝来了。

唉，同为男人，我理解你！谁让这是别人老婆呢？

我从太子身边走过，见他如此模样真想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一句：兄弟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牛粪上的那一朵！

我这手都伸出去了，在半道上又强行扭了回来，只落到了宫女美眉扶着我手臂的那只玉手上，真真是柔若无骨啊。

唉，傻缺终究是个傻缺，他都缺了二十多年了，估计也圆不过来了。

何苦跟他累这心呢？

宫女美眉极小心地扶着我上了轿，小轿又颤颤悠悠地把我抬回了东宫，进了殿才觉得裤子里不对劲，等换洗的时候才知道，女人们常说的



亲戚大姨妈来拜访我了！

还能不能好好做人了？

于是更加理解了太子殿下刚才的心情，老天爷这种任性的安排真是太让人痛苦了。

自从回来，那宫女美眉的眼圈就一直是红的，看得我很是不忍心，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在她伺候我洗澡的时候就说了一句：“别哭了，我——”

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我现在就是有这贼心也没那贼物啊！

谁知不说倒好，我这刚说了个开头，宫女美眉竟然放声哭了起来，一边抹泪一边哽咽，道：“您、您太不容易了！”

她这一说，我心里顿时一酸，眼泪差点也跟着出来了。真是我的知己啊！我真是太不容易了！这么美貌的妞都快和我赤诚相对了，我眼巴巴地看着就是吃不到嘴里，我容易吗我！

司命啊司命！我和你这梁子结大发了！

就在这种不容易之中，小日子嗖嗖地过着，眨眼间，我竟然来这东宫已有个把月了。

我以前每当写作文写到没词的时候都会拽几个成语出来遛遛，比如：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歌！眨眼间，时光就如同那白驹过隙，刺溜一声就跑没了影。

借此显摆给老师看看：我这语句虽然不怎么通顺，但是咱胜在文笔华丽啊！

现如今想来，成语不愧是成语，真正的言简意赅啊。

还记得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：“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”

人家伟人的三十八年都只是一弹指的工夫，更别说我这个俗人的



三十八天了，我这俩手指头还没碰一块儿呢，就眼睁睁看着这三十八天刺溜一下子过去了。

其实，这三十八天说短也不短，它足以让我知道很多光明或隐晦的事情。

比如：当今皇帝性子柔弱，先帝是极不喜的，全因有人对着齐晟说了一句“好圣孙”，皇帝才得以顺利继位。

再比如：齐晟虽为太子，可皇帝最喜的却是九皇子楚王，几次欲废了太子另立皇储，若不是太后林氏拦着，这事早就成了。

又比如：太子妃张氏的祖父曾是成祖的亲卫，后又随成祖转战江北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张氏的父亲乃是如今的兵部尚书，军权在握。这么好的媳妇，太子却偏偏不喜欢，只对那赵王妃情深种。

再比如：这东宫里黄良媛的胸最大，李承徽的腰最细，陈良娣的脸蛋最漂亮！可最最勾魂的还要数王昭训的那一双直溜溜紧绷绷的修长大美腿！

.....

当然，三十八天也足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言谈举止。

说话由干脆爽快改成了细声慢语。

走路由大步流星改成了弱柳扶风。

坐着由大马金刀改成了状似鹤鹑。

.....

唉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，就连和宫女内侍们一起玩蹴鞠，球向我直撞过来的时候，我都已学着不再去捂裆，而改成了护胸……

唉！真是悲哀啊！



太子齐晟再未见过，据说是那日从兴圣宫直接去了江北大营。

这样也好，我也实在没有准备好怎么面对这个老板，甚至都想这样一辈子不见才好。真想对那兄弟说上一句：你且放心去吧，我定会替你照顾好这一宫美人。

说到美人，顿时又勾起了我的伤心事，这些个如花似玉般的美人，只能眼巴巴看着，连摸上一把都不能，实在苦煞我也。

殿里燃着香，我默默地倚坐在贵妃榻上，表情很淡定，内心很狂躁。

宫女绿篱端着碗药轻手轻脚地从殿外进来，走到我身旁蹲下，柔声道：“娘娘，该进药了。”

我低头看一眼那黑药汤子，顿时头大，其实喝药我倒不怕，只是一想到这药喝下去我那胸更大，小腰更细，声音更软，我就怕了。

于是，我真诚地瞅着绿篱，商量：“能不喝吗？”

绿篱只当我嫌苦，忙把手边上的蜜饯小碟往我面前递了递，“有新进的蜜汁小枣，您喝了药，吃一颗就不觉得苦了。”

乖乖我的绿篱啊，蜜枣是不管用的啊，不过你若能让我香一个，倒是比一盘子蜜枣都管用啊。

可这话也就是想想吧，再借我俩胆我也不敢说啊。

唉！

终归是被绿篱逼着喝了药，然后继续坐我那榻上，装我的淡定。

其实，我是在考虑“太子妃”这个职业的职业规划，如何能从太子妃一路稳升到太后的宝座，最好还要做个年轻小寡妇，学一学吕后、武后等前辈，搞个垂帘听政之类的，然后醒掌天下权、醉卧美人膝……

呀！好诱人的前景。

就这样一连想了几日，也没能想出个头绪来，眼看着各色美人在眼